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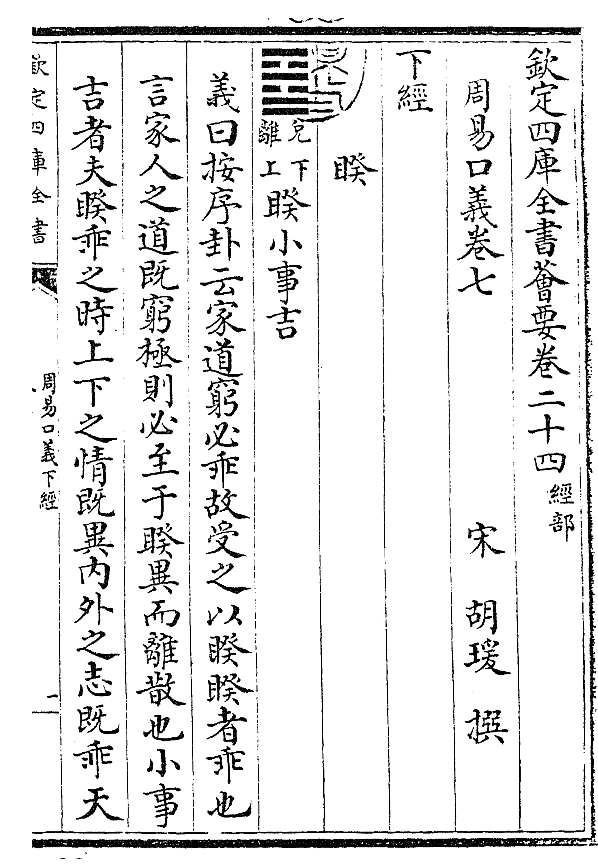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口義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周易口義卷七　　宋　胡瑗　撰

下經

睽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義曰按序卦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言家人之道既窮極則必至于睽異而離散也小事吉者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既異内外之志既乖天

下之人其心皆不同于時雖有大才大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為也何則夫君子之道必將大有為則須上下協心衆賢同力无有異志故發之天下而功業被于世也今既睽乖故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者此釋所以得睽之名

也火本炎上澤本潤下水火相資然後能成功而利萬物也今乃火動于上水又動于下水火不相資是有睽乖之義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女子之生長必從人此天理之常也今二女同居必有從人之志是其志不同行亦睽異之義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者言睽之時所以得小事之吉者下以兌說而上以離之大明猶君子以說順之道而附于大明之

人而又以柔進居至尊之位所行所為正合于中道无過无不及又且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臣夫如是故小事所以得其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者此以下廣明睽之義也言睽之道有自然而合者若天以高而處上地以卑而處下是睽也然而隂陽之氣交則生成之事同也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内是睽也然而相資而成一門之治則是其志通也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衆多品類不

同是睽也然而好生惡死樂安懼危則是其事類也故曰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者睽乖之世小人衆多然順時而動者惟大才大德之人能之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義曰火在上澤在下二者不相資故有睽乖之象夫睽異之時小人衆多皆欲加害于君子故君子與之和同然外雖和同內之所存則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義曰初九居一卦之下當睽乖之時上无其應本有悔者也然而九四亦无正應故與初心志相合遂而相得其悔所以亡也喪馬勿逐自復者馬者至彰顯之物當睽之時人心既已乖離雖喪失彰顯之物必无有私匿之者故雖勿逐當自復也見惡人无咎者夫險惡之人其用心皆欲陷害于君子況睽乖之時

小人熾盛苟不和同而接見必罹其所害故見之乃无咎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者夫君子進用于朝道行天下則斥逐小人无所畏忌時既睽乖雖其惡人亦禮下而接見之所以避一時之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義曰巷者委曲不正之道也君子當治平之世斥逐小人則可坦然由正道而行若睽乖之時人心不同羣小黨盛皆欲加害于君子故此九二與五為應以

五為主不敢顯然相遇于明坦之途顯然遇之則為小人之所害但遇之于委曲隘狹之道乃得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者蓋睽之時不可顯然而行雖由委曲隘狹之巷而得遇于主亦未失君子之道也

六三見輿曵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曵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義曰輿所以載物而行也六三以陰居陽履失其正

上有上九之剛爲已之應已得往而應之然睽異之時履于不正則上下皆欲害之故若其輿爲人之牽曳其牛爲人之拘掣也其人天且劓者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爲筍簴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其人即謂九二九四也以六三履非其正皆欲害之故或來髡其鬢髮或來劓割其鼻也无初有終者六三本以正應于上九以其履不得正故小人

皆來害之上九既見六三為小人之所害故亦疑之不與六三之從已是无初也然六三本以至誠而應上九初雖不與之應然其有剛明果斷之才故終則明知六三之誠而與之應是有終也象曰无初有終遇剛也者言初為上之見疑然終則知已之誠而與之應是六三所遇得剛明之人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義曰九四當睽乖之世而无應獨立是睽之孤者也

无夫謂初九也初九以剛明之才處下卦之下而无正應今九四亦无正應是其心志相同體類相契而為配偶也交孚者九四初九既不以正而合是必傾至誠至信以交相待也厲无咎者九四雖與初以信相交然彼此皆不正故須必常若危厲則可以免其咎悔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者夫當睽乖之時果无應則所存之志不得行矣今四乃與初以道相應是其志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義曰六五以隂居陽履于不正本有悔者也然居至
尊之位而下應九二之剛陽故其悔所以亡也厥宗
噬膚者宗謂九二也九二既為已之正應則是已之
宗黨也膚者柔脆之物易于噬嚙者也九二本以正
而應已然當睽乖之時衆皆來肆害于已故九二之
宗排斥此隂邪不正之小人使之不為害是易于噬
柔脆之物也往何咎者言九二既以至誠來應于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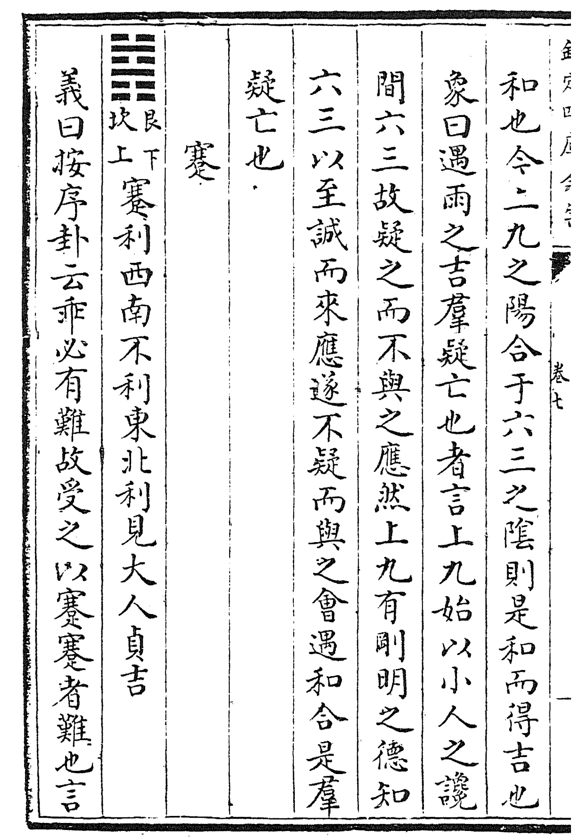
已往而應之又何咎哉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者言六五之應既在九二而為小人之間厠故九二終能噬嗑之不妨已之路若往而應之則不惟相合而又有喜慶之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冦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義曰四以无正應而曰睽孤今上九處卦之終是睽乖之極者也睽乖之極雖有其道亦不能通故亦曰

睽孤豕本不潔之物而又負其泥塗是穢之甚者也言六三為已之正應而在九二九四之間故已之視乎六三必有猜貳之心狐疑之惑若視豕之負塗然穢惡之甚也載鬼一車者鬼者虛无而不可見也車之所不可載者也今上九見六三在九二九四之間故疑其穢惡若見一車之鬼是其造虛成實以无為有妄偽之甚也先張之弧者言六三本為已之應今既閡于二陽之間故上反疑之張其弧矢欲以攻之

也後說之弧者上卦為離離為火火性至明上九處離之極明之至者也下卦為兊兊為水水性至潔六三處兊之極至潔者也六三本以至誠來應于已為小人之所間至于致疑然上九以至明之性故終能察六三之至清而審其至誠遂說去其弧而與之會合也匪寇婚媾者六三本以正道應已然以二陽所間故不得會合今既察明六三之情偽是雖讒言不能間之而終得會合也往遇雨則吉者雨者隂陽之



和也令上九之陽合于六三之陰則是和而得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者言上九始以小人之讒間六三故疑之而不與之應然上九有剛明之德知六三以至誠而來應遂不疑而與之會遇和合是羣疑亡也

蹇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義曰按序卦云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言

睽乖之時上下離異人心不同必有蹇難此蹇之所以次于睽也利西南者西南坤位也坤者致養之地廣大寬平生育之所也夫當蹇難之世生靈不得其安民物不遂其所人人思治之時也若聖賢之人治天下之蹇則置民于寬廣生育之域然後得其安而至于太平也不利東北者東北艮位也艮為山山者險阻不通之地也若聖賢之人出民于險阻而置之安平則是治蹇之道也若復納諸險阻之地則其

民愈困而其道愈窮故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者言蹇之時欲治天下之險釋天下之難必利見其大才大德之人也貞吉者蹇難之作由上下人心乖異不正而然令濟天下于无事則必本諸大正之道然後乃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此因二體以釋其義也坎為險在上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者坎為險艮為止見險在前止而不進是其知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西南寬廣生育之地民在蹇難置之此則得其安居而各遂其所是往而得其中道者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者東北險阻之地民在蹇難復置之此則其民愈蹇是其道之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者夫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有仁義之心經綸之志民被塗炭往

而見之共以解其蹇難致其安平則是往而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謂五得其君之正二得其臣之正各當位而守正故能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者蓋蹇之時必得大才大德之人然後可以解天下之蹇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義曰山者險阻之物水流于險阻之上其勢必不能通是蹇之象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者言君子罹此蹇

難不怨天不尤人但反己之身修飭其德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此之謂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義曰夫蹇難之世坎險在前君子居之必量時度勢而進以自保其明今初六居卦之始在險難之初若不顧其危衝冒而進則蹇難愈甚若翻然知幾覩時可否可退則退復其所處不陷躁失則保全其道得

其嘉美之譽故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者言君子當蹇難之初險阻在前未可以進宜退而自處以待其時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義曰蹇難之時人人皆有所患而不可動故初則往蹇來譽三則往蹇來反四則往蹇來連獨此六二云王臣蹇蹇者蓋以其處人臣之位履中居正上應于九五之君而君在蹇難之中必盡忠竭力奮死不顧

雖重險在前亦衝冒而往也匪躬之故者六二所以冒犯險難而進者非其一身之故蓋上以為君下以為民救天下之蹇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者凡為人臣茍不盡忠竭節見危授命則有不忠之罪今六二既能盡忠竭節不恤其身以救天下之蹇故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義曰九三以陽剛之德居下卦之上為初六六二之

所恃也然而險難在前往則愈蹇若君子之人能知時之不可行度勢之不可用反而自處以守其正則得其所安故曰往蹇來反也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者既退而反居其本位則不惟已獲其安兼下之二爻皆得其所恃安止而不犯于難是内有喜悦之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義曰連者牽連之謂也六四以陰居陰得正者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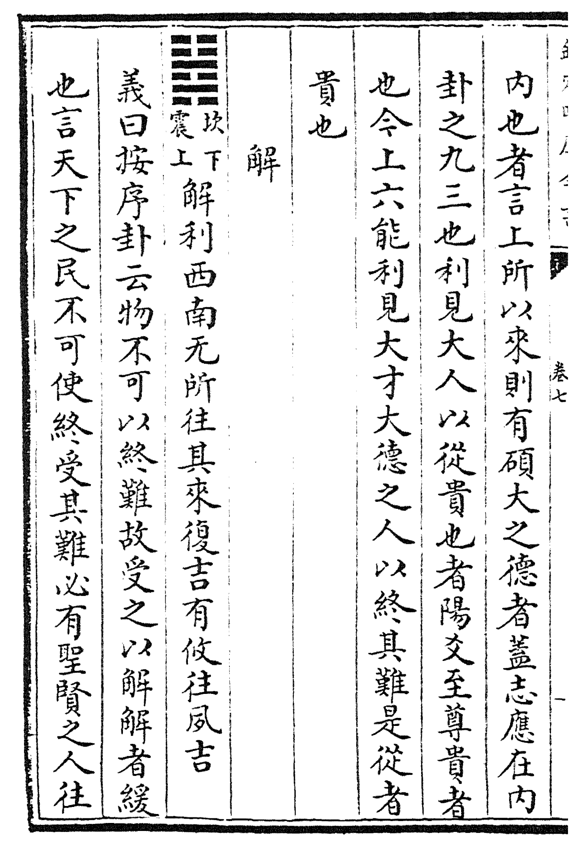
而蹇難之世坎險在前冒昧而進愈必有難而入于深險若能知時之不可行退而牽連下之三爻止而自守則得其安也注疏讀連字從上聲言四往來進退之間皆有蹇難而不利夫蹇之時其險在前故君子止而不往若退而守不務其進則復何蹇難之有此注疏之失也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者言四以陰居陰得正當位者也陽為實今四連下之陽是當位而附得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義曰五居蹇難之世而處坎險之中是蹇之大者也有若天下未安人民未治之時也而九五居中履正能任六二之臣二又得人臣之正故盡心竭力以輔于己是其朋來也如湯之救夏而得伊尹武王救商而得呂望之類也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者言五以剛中得人君之節二以柔中得人臣之節是君臣之間皆能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義曰上六處蹇之極居一卦之外難將終者也夫險極必平難極必安當此之時不可復有所往若往則益蹇反而退居其位下應九三以守碩大之德則得其吉道故曰往蹇來碩吉也利見大人者言險難將終但能附麗賢明大才大德之人則可以遠出險難而持久于治不須復有所往也象曰往蹇來碩志在



内也者言上所以來則有碩大之德者蓋志應在内卦之九三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者陽爻至尊貴者也今上六能利見大才大德之人以終其難是從者貴也

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言天下之民不可使終受其難必有聖賢之人往

以濟之故解之所以次于蹇也利西南者西南寛廣生成之地也夫聖賢之人解天下之患難除生民之疚疾必須發仁義之道躋之寛平之所使皆遂其生成然後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東北險阻之地解之時聖人止務散釋天下之難不復更有險阻故不言東北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夫聖賢所以有所往者蓋以天下之民在于患難故欲拯而濟之也今天下之患難既解若復有所往則是煩擾其民而事愈瀆

亂自取其弊敗之道若屯之象言勿用有攸往是也
但來而復其所有獲其吉也有攸往夙吉者言聖賢
積心處慮恥一物之失所令難解之時天下之民雖
已權安然其間有所未濟亦當趨往而解之以速為
尚則可得而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義曰坎為險震為動動于險之外是聖賢之人動而能拯天下之險使皆出于難也故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者言聖賢既以仁義之道除釋民之患難而置之于寛廣生育之地使各得其所以此而行則必得天下之衆心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夫天下之難既解若復有所往則瀆亂已甚之道也若不往而煩擾其民守其止静則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言患難既解之後或

天下之民有未得其所者聖賢之人不可遲緩必汲汲而拯之言速則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者夫天在上地在下氣不交則雷雨不作而萬物不生故天以陽氣降于下地以陰氣升于上陰陽相蒸剛柔始交則必有屯難屯難既解故鼓之為雷蒸之為雨雷雨盈滿則百果草木皆敷甲而拆以至句者萌者動者植者皆乘時而獲其亨通矣解之時大矣哉者按諸卦或言時義或言時

用而此止言時者蓋難解之時无不釋故止言時耳若蹇之時用是天下在于蹇而始將治之故必有所用是以言用也又遯卦言時義之類是皆義有所存之時故言義也此卦于義用並无所取故不言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義曰雷雨既作則蟄蟲昭蘇草木甲拆解之義也天下之民方此難解之時始出于塗炭具有過惡遷善遠罪蓋舊染汚俗化上薄惡之政而然也故君子之

人當此之時有過者赦之有罪者宥之使之改過自新遷善遠罪蓋難解之道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曰夫民在患難非聖賢則不能濟然濟民之難務在于速不可使之久困也故卦言有攸往夙吉彖曰往有功也是濟難在于速也今初六居卦之下當解之初天下之難盡已解釋而无有所咎矣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者九四剛也初六柔也剛柔交際同

心以解天下之難其義自然无咎矣以時言之則患難初解亨通將至其義必无咎悔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義曰田獵也狐者隐伏多疑之獸也三者言其象也蹇難初解民心尚疑猶恐未脱于難而又入于蹇故君子當行其教化革其殘暴之政易服色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使民心无所疑矣如以田獵而獲三狐猶言羣疑亡也黄中也矢直也言九二又得大中

之道剛直之德行天下之正道而得其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義曰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陽至貴君子也陰至賤小人也今六三陰居陽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夫昏亂之朝庸主在上則賢不肖混淆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所乘今蹇難既解君臣上下各從其正而六三乃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地是小人在君

子之位也則天下之所不容斯人之所衆棄也故致寇盜之至為害于已而奪取之也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蓋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所害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者言小人在位是可醜惡之也故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者言小人不度已德不量已勢而竊居君子之位所以致戎寇之來也若以一郡一邑言之則為致寇若以

天下言之則為致戎且寇戎皆自己招又何咎于人哉故繫辭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義曰拇者足指之大者也謂六三居四之下上无應而附于四有足指之象也九四正應在初是其朋也

既係于六三必忘于初則初亦忘之矣今既解去六三而專應于初六則至而信矣故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者夫以至尊而為天下之主則可包含荒穢而容天下之民物也今九四不當至尊之位故不可係于他類而必解去之則其朋黨至而信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義曰六五以大中之道位上卦之中下應九二剛明之君子以君子之道既行是能解天下之難而得其吉也孚于小人者夫君子當解難之時必能進用賢者黜退小人以成其治治道既行則小人自然望風而信服退藏竄伏以避君子之誅也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君子之道既行于上以解天下之難則豈患小人哉必自然信之使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義曰隼者摯搏貪殘之禽也高墉非隼之所居也六三以柔懦不正之體居下卦之上是竊國家之名器當君子之大位猶貪殘之隼而居高墉之上也今上六處解之時居動之極是君子之人藏器于身而不妄動者也故能射去此不正之小人使不得居高位而竊名器如射隼于高墉之上也獲之无不利者以小人而當君子之位以此而獲之何不利之有故繫

辭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損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義曰此損卦謂損下以益上損民益君之象也然上之損下不可太過必須合于中正則民皆勤身竭力

樂輸于上有孚者言上之取于民必當以信立之限極取之有時用之以制取信于民其民皆信奉于上則獲元大之吉而无咎悔矣苟或暴政横賦臨之不以道取之不以信使其民仰不能以事父毋俯不能以畜妻子凶年樂歲殫財竭力奉國不暇如此則怨結于下災見于上而其咎悔可知矣故古之什一為萬世中正常行之法所謂長久貞正而大吉无咎者也既有其孚又守以正則所往无不利矣曷之用二

簋可用享者此言在上之人既能示民以信取民有制使上足其用下不匱財如此則復將何所為故雖二簋至約之物亦可用之以享于鬼神也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莒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是也言損道既以至誠至信而行雖用二簋可以享于鬼神不待其豐備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義曰艮上而止兌下而說夫損民益君必上有節止絕无名之求則下皆樂輸以說順之道而上行也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言貢賦之入皆有常制不失其信則可也茍什一之外不以孚信動有妄求是過損于下而取怨于民也故必有孚信之道獲元大之吉免其悔

吝然後可以常行利有所往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者言至約之物不可以常行可儉則儉可豐則豐所應皆有時也亦如損民應上雖不可過然亦必視歲之豐凶而輕重之則自然國用以羡而民力不困也損剛益柔有時者此謂損初九九二之剛益六四六五之柔亦有其時不可以常行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言不可長損于彼而益于此盈于此而虛于彼凡損益盈虛

之道皆與時而行也故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之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義曰按左傳曰川竭則山崩是言山澤之氣相通故得以生于萬物也今澤在山下是損澤益山損下益上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可損之事在于忿欲有忿則懲戒之有欲則窒塞之可損之善莫善于此何則自非聖人不能无忿爭之心嗜欲之事自君子而下

則時有之固宜損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義曰初九居一卦之下處損之初民之象也夫民之

為職固當給衣食以奉養其上者也事謂耕穫之事

也言耕穫之事既已則速往以奉于上乃得免其咎

也酌損之者言上之損下下之奉上必皆斟酌其宜

使合中道故民之于私上有父母之養下有妻子之

畜而又有州閭鄉黨冠昏喪祭之用不可盡竭其所

有以輸于上自取不足之患必斟酌其宜合于中道則可也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者夫上之志所須在于民民之志在奉其上令初九能已自己之事遄速斟酌而往奉之則是合上之志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義曰夫損下益上必須斟酌其宜使合于中正者也夫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過之則桀殺之則貊皆不得其中也初已損之以益其上至二復損則損之太

過利在乎守正而已征凶者言若損之不已復往而奉于上則凶之道也弗損益之者言不可更損已以奉于上當反求上之所益則可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者言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皆不可過宜必以大中之道而行今初已損而奉于上至二則不可更有所損是以中道為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義曰夫天地君臣夫婦之道若專一相應則其志純其道固也今六三之隂上應于上九之陽若已與六四六五二爻同往而應之則反損上九之一人若已獨往而應之自得其友矣故繫辭云天下百慮而一致殊塗而同歸是言凡事在于一致則其道純而无駁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者言六三獨往應上九則其志和同而无所間矣若三人往之則上九必有疑惑之志慮其有害于已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義曰遄速也夫為人上者不可過取天下之財以困斯民今六四一爻當大臣之位切近于至尊故當盡忠于國不可復往損于民但民有疾則去之有患則損之如此所以為天下之利而副人臣之職也使遄有喜者六四既為大臣其責甚重若有一小人在位為國家之害良民之蠹則當損去之而務在于速不可使之滋蔓如此則有喜悅之事而獲无咎矣象曰

損其疾亦可喜也者言為人臣之職若能秉忠直而損國家之疾除民物之害而使之獲安是可喜之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義曰龜者決疑之物以喻人之才智也朋黨也十朋衆也夫損下之道不可過苦惟在位聖賢之人不以為常但其用之有制耳今六五以柔順居艮止之中

而位至尊下又應九二剛明之臣已能虛心而接納之又弗損于下是故天下賢明才智之人皆盡其謀慮竭其志策來益于己也弗克違元吉者夫好賢而不能用則與不好同用之不能從則亦與不用同故好賢者必用其才而又聽其言此其任人之道也今六五能虛己以接納賢者而信任之又且不違其言不逆其諫使天下才智之人得盡其善竭其能而奉于上是以獲元大盡善盡美之吉也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者六五以柔居尊任用賢知之臣聽其謀從其諫故得衆賢之歸而得元大之吉自上而下无不祐之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義曰大凡居上者不可常損下以益己今上九居損之極在艮之終更无損下之道是以施仁義之術生成天下以益天下之民如此則得其无咎以貞獲吉

既獲其吉則所往何不利哉得臣无家者夫蚩蚩之民愚无所知若在上者益之以道則歡心而歸之令上九既不損而反益之則天下之民皆臣服而歸之遠近无有疎間天下為一家故曰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者言上九居上體之極而反益于下則是天下之民无不臣服而已之志大得行于天下也

益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義曰按序卦云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蓋言凡物之理盛極必衰損久必益益者損上以益下損君以益民明聖人之志在于民也然損下益上則謂之損者蓋既損民之財又損君之德也損上益下則謂之益者蓋既益民之財而又益君之德也然上之益下非謂耕而食之蠶而衣之以天下之廣生靈之衆苟家至戸到人人給之則雖至愚固知不可也故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蓋居人上者為之求賢或為

農官或興水利勸其力穡使游手之民敦本而棄末又為之擇守令宣行教化興利除害以益其民是皆因其所利而利之因其可益而益之故非損于上乃能益于下也利有攸往者夫上之益下是損有餘而補不足故得天下之心既得天下之歡心則何往而不利哉然損則云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曰利有攸往此則直云利有攸往者蓋損之時是損于民必使天下信之然後有元大之吉而无咎以為長久貞

正之道故始得利有攸往此則損上益下得天下之
歡心无所往而不利也利涉大川者夫君能以仁義
之道益于下下受其賜則捐軀而報于上效命以助
其君雖有大險大難皆可以濟涉之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
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義曰損上益下者此謂損九五而益六二也夫陽本

實而有餘隂為虛而不足今以九五之有餘益六二之不足使民各安其業皆被其澤如此則得天下之歡心民從之无有疆畔也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夫損下而益上則損上之德今上能自損以益其下利益之事自上而流布于下故其道廣大而光明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者夫九五以陽位乎上中正之君也六二以隂居下中正之臣也君臣之間皆以中正之道下益于民以此故獲福慶之事也利涉大川木

道乃行者上巽為木下震為動故以木為舟楫動則能涉大川也猶人能畫仁義行于上動而為民之益民既受其益則莫不盡其心思輔于上故雖大險大難无不濟矣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者此以二體言之夫行益之道居上者能動而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則德之進而无有疆極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夫天損一元之氣以益于地為萬物之始地承天之氣以生成萬物之形其利益之道至公而不私至正而不

邪至廣至大而无有方極亦若聖賢以仁義利益天下之民而无有偏黨私邪其道廣大而无有窮已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者夫行益之道不可以常行可損則損可益則益何則天以一氣降于地以施生萬物若常使益之則萬物滿而過亢也是必有事而損之君子以仁義寛愛而恤于下若常益之則在下者亦生驕亢而不知自損是故先聖于此戒之言凡為益之道必與時而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義曰夫風得雷則威益彰雷得風則聲益遠是相益之象也君子法此益象見人有善則遷而從之知已有過則改而正之夫日遷一小善積而不已則大善著矣日改一小過改而不倦則大過除矣蓋益之大莫過于遷善改過也故孔子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義曰初九以剛陽之力震動之始是志于有為而欲興益于天下者也然興益之道必須居位得勢而後行之有餘今初九雖有剛明興益之心而位卑勢寡非可致之地又況當益道之初有謀始之責至難至重故須所為大吉然後免咎故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也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者夫大有所為以益天下必須履貴勢操重權乃能當之至于位卑

勢寡之人則不可偕有所興今初九實以剛陽之才利于大作然初本卑下不當厚事故須萬舉萬全至于大吉然後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義曰六二以柔順之德履得中正居受益之地上應于九五剛明之君而已能盡人臣之節以事之无有偏黨姦邪之行无蔽塞賢者之心是以天下明智之

人各欲獻其謀慮而來益于己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夫以天下之人樂告以善道而已又能以中庸和柔之德信聽之弗有違戾也永貞吉者按損之六五言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者蓋損之六五居得其正為損之主是以天下賢智歸之而獲元大之吉今六二在于下卦居人臣之位受天下賢智之歸其勢至重一失其正必侵君之權其為禍不細矣故當永守正道盡人臣之節率其衆賢皆盡忠竭力

以事其君則得其吉也王用享于帝吉者王者能任賢受益而弗違又能永正以此之道享于帝而得吉況其為臣能盡忠竭力以事其君則其吉可知矣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者六二居中得正又能盡人臣之忠義以事其君故賢智之人皆自外來而益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義曰凡君子之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居其位當

其任則可以有為于時令此六三以陰居陽位非其正而過于中道欲施益于下非所當也然所益之事若民之凶荒疾苦札瘥患難則已不顧一身奮然往而益之則可以得其无咎也有孚中行者言六三雖益以凶事然亦當以由中之信合于中道而行然後可也告公用圭者圭符瑞也所以執而為信言六三既以由中之信而行執其符瑞以告于公而明其所益之事若漢武之時河内失火凡爇千餘家帝遣汲

黯往視之黯曰此不足為患時河内之民值歲凶疾苦計萬數黯遂矯命發廪以救之民由是活及歸朝乃請矯制之罪帝遂賢而釋之是乃非其位越其職以濟凶荒之事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者言六三雖居非其位然其救民安國之心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義曰六四以隂居隂履得其正上近于五下應于初

在益之時是能盡心竭力上以益于君下以益于民告其所以為益之道也夫既能上益于君下益于民以此告于公則无有不從也利用為依遷國者夫天下之大莫大于遷國今以六四居得正位行得大任能致君澤民故雖遷國之大皆依從而利用之則其小者從可知也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者言六四能懷有為之道以益天下使君尊民富各得其所是非以一身一家為念所志者惟益于上下而已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義曰九五以剛明果斷之德處至尊之位下應六二賢明之臣是能以由中之信興利于民也惠心者夫天下之廣生靈之衆聖人在上非可以家撫而户養之也蓋所惠者惠于心而已天下民之溫飽非待王者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但勸之教之通商惠工而已如此則是王者惠心之謂也論語所謂因民所利

而利之惠而不費者是也勿問元吉者言九五既以仁義之心惠及于天下則不待問而自獲元大之吉也有孚惠我德者夫民无常懷仁則懷之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今九五能以由中之信接于衆故天下之民亦惠信九五之德也象曰惠我德大得志也者言九五能興益之道以利于民則其志大有所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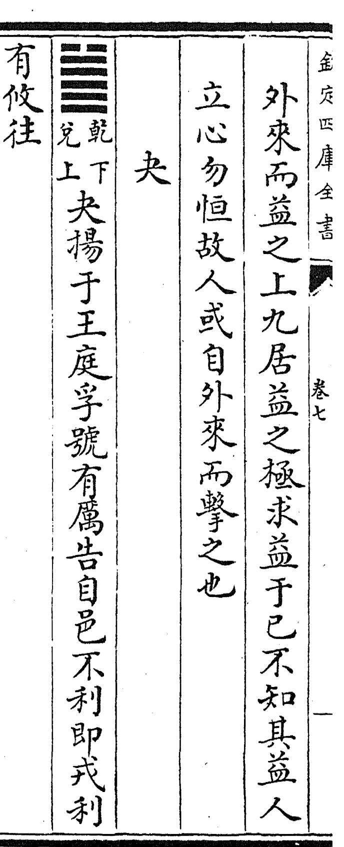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義曰上九居卦之上處益之極不通時變不度人情是其求益于人无厭者也故莫有益之者求益于己侵剝于下故或有擊之者立心勿恒凶者无厭之求以速禍患是立心无常之人凶之道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者言上九求益于己非有以益于人是偏辭以求益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者六二上九皆言自外來也六二居中守正其益在君民故明智之人皆自

外來而益之上九居益之極求益于己不知其益人立心勿恒故人或自外來而擊之也

夬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義曰夬決也序卦云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以天道言之則夏之三月五陽盛長以削剝一陰之時也以人事言之則是聖人在上羣賢並進協心宣力

以衆君子決去一小人之象也揚于王庭者夫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此必然之理也凡羣小得志君子之人若不能潛光晦迹欲以直道顯然而行則反為小人之所害矣今夬決之時則是衆賢盛長小人消剝故可以顯然揚于王庭而決去之也孚號有厲者君子之道既盛必須信賞必罰決然示其號令使天下之人皆信服而從之也有厲者厲危也夫以衆賢聚于朝廷布宣號令決去小

人然亦不可放心肆意而遂以為安故當肅肅祗懼而自為危厲則可矣告自邑者夫發號施令雖當夬決之時君子道盛亦不可驟然以威勢加于天下故宜告自己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後告及于天下所謂自内及外由邇及遠也不利即戎者然當此之時更不可恃其剛壯長征遠討荼苦生靈以速危敗若昔唐之太宗可謂英主矣然而享治既久則恃其剛威以有高麗百濟之征至今稱之終累聖明

之德也利有攸往者夫夬決之時一陰乘陵于衆陽之上而又勢微力弱下之五陽共進而決去之是君子之道坦然而行无所往而不利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義曰剛決柔者言以五陽而決一柔猶衆君子去一小人也健而說決而和者此以二體言之下乾爲健

上兊為說以健而決以說而和蓋君子所行必得其中剛不至暴柔不至懦故雖夬決之時用剛以決小人則亦必以和而濟之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者言君子之命令所以顯然不憚宣揚于王庭者蓋以柔而乘陵五剛一小人而乘陵五君子是以公行決去而无有畏懼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者言君子當此得時得位號令必行之際更能兢兢危厲審克而舉則其道益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者言

發號施令先告自己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後告及天下則天下无不信服也苟若恃其剛壯玩兵黷武侵伐不戢則自取窮凶之道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者言君子之道所以坦然得行者蓋由五剛盛長一陰消剝之故也是君子之道大成終美于此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義曰夫至高者天也潤物者澤也今澤升于天是必

決然流需于下也故君子觀此之象則施其禄惠以及于下居德則忌者此則字當作明字輔嗣之說亦曰居德以明禁蓋傳寫之誤耳忌則禁忌之義也夫已正則可以責人之邪已是則可以責人之非令夬決之世君必先以仁義之德自居于身而後可以明其禁忌以示天下使天下皆知其禁有不服從者然後決然可以刑加之也不然不先示以禁忌則孔子所謂不敎而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義曰初九當一卦之下故有足趾之象夫夬之時小人乘陵于上而初九以剛明之才欲往決去上六之小人故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者夫夬之時雖君子之道長然而欲往決勝其小人必須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可進則進決然而發萬舉萬全矣若夫不度己力不察彼勢躁急而往則反受其害故曰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者夫力既不勝于小

人乃決然不顧而往則必為小人之所害而有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義曰九二以剛健居一卦之中則能決然而往排去小人不為懦縮而不進也故雖有驚惕號呼莫夜之間而有兵戎之事然亦不煩憂恤之也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者言九二以剛健之德決去柔邪之小人而又所行所為之道无過无不及皆得大中之道又何所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義曰此一爻有錯倒之文當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何則三應于上上為陰柔被決之小人夫既應于小人為小人之所汚辱則何得无咎哉又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以此固知夬夬而後无咎也頄者面之骨謂上六也上六處一卦之上故有面頄之象夫剝之卦五陰長而一陽在

上猶五小人而剝一君子六三於小人之中獨能上應君子而不為剝削之道故曰剝之无咎此卦五陽進而決一陰是五君子而決一小人也獨九三不與衆君子同心決去小人而反私應之是壯于頄凶之道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者夫雨者陰陽和合之所致也衆賢方共決上六之一小人而三獨應之而其志和合故曰獨行遇雨夫小人之性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令夬決之時君子得志而反

為小人之所污辱是獨遇雨而濡濶其身且有愠怒也夬夬者敢決之辭也惟君子之人性明而志果居九三之位不為應之所撓奮然決之乃得无咎也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者言九三終能抱公却私與君子之衆同德合義以決去小人則无過咎之累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義曰次且者其行不安之貌也衆君子皆欲上進以

決去小人九四以不正之質獨當其路為衆賢之所傷而不得安行也牽羊悔亡也者羊者剛性之物謂九三也言九四若能牽連九三之剛與衆賢協心盡力上決于小人則其悔可亡也聞言不信者九四雖牽連于九三而其悔得亡然九四之性本以剛強而自任故雖聞其言亦不信之也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者言九四所以聞言不信者以視聽之間有所不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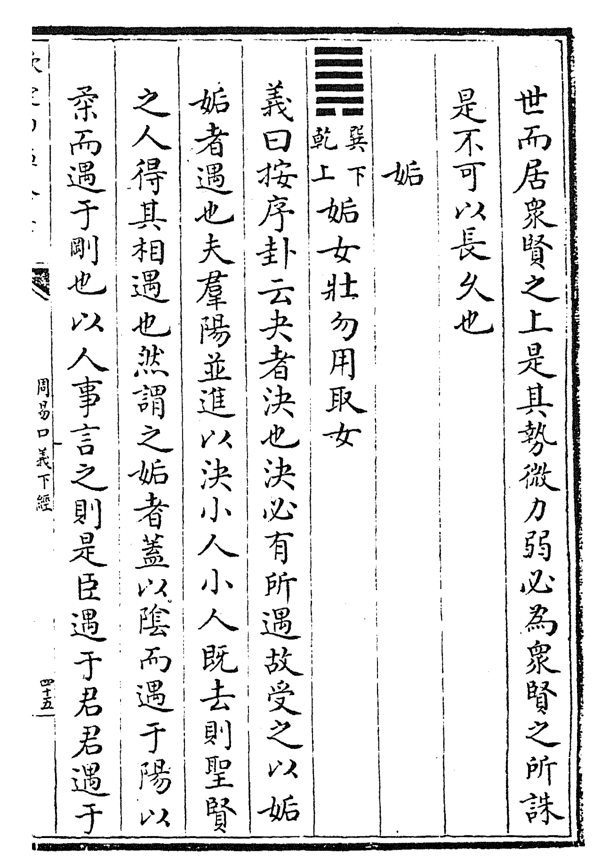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九五居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威而躬親決上六之一小人則決之甚易若去莧陸之草也中行无咎者九五既能決去小人而以中行得无咎者何也夫為君之道必得天下之賢而任使之賢人衆多則自能決去小人故不勞已力可以安而无為今九五以萬乘之威而躬決小人是由不能任天下之賢而用之也若能以大中之道而行則

方得无咎也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者言居至尊而親決小人雖得中正未足謂之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義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質當夬決之時居衆賢之上而貪其榮寵戀其禄位不能退避君子而又乘陵于上卒為君子之所誅故雖號呼于天亦終不免其凶咎故先聖戒之言无用號呼亦不能逃其誅而免凶也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者上六當夬決之



世而居衆賢之上是其勢微力弱必為衆賢之所誅
是不可以長久也

姤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義曰按序卦云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夫羣陽並進以決小人小人既去則聖賢
之人得其相遇也然謂之姤者蓋以陰而遇于陽以
柔而遇于剛也以人事言之則是臣遇于君君遇于

臣也以至貴賤尊卑少長師友之間皆得其遇也女壯者此指初六而言也以其以一陰而遇五剛是女之壯者也勿用取女者女之爲道固當婉娩柔順從一而終臣之爲道必盡心竭力以事其上今初六乃以一陰而遇五陽是剛壯不正不順之女故聖人于此戒之言不可取猶不忠不一之臣不可用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

哉

義曰柔遇剛也者言初六以一陰而遇五剛也以人事言之則是以卑而遇于尊以賤而遇于貴君臣上下朋友夫婦之間皆得其姤遇者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者夫以不正不順之女用于閨門則不能成其室不正不順之臣用于朝廷則不能盡忠而害天下令初六之陰不能專一其行以剛壯而遇于衆陽是不可與之永長以相處終始以相保也故曰不可

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者此以下廣明姤之義也天以一陽之氣降于地地以一隂之氣承于天天地之氣相遇故萬物發生而章明也故君臣相遇則能成天下之治夫婦相遇則能成閨門之事師友相遇則能成其道業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者凡人有剛明之德而不遇中正之位則不能行其道有中正之位而无剛明之德則不能稱其任今九五既有剛明之德又居中正之位故能大行敎化于天下

而盡姤遇之道者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者夫姤遇之道患不得其時得其時患不得其義既得其時又得其義然又患不能久之也故君臣相遇不久則不能治天下夫婦相遇不久則不能治閨門朋友相遇不久則不能成道業是姤之時與義至大至難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義曰風之行于天下以發生萬物則物无不相遇而

得其生成此姤之象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夫天子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皆當法姤之象發施仁義之教命以詔告于四方之民則四方之民莫不順從而悅服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義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車輪之下制車之行是制動之器謂九二也初六居姤之始以一陰而上承于

五陽是剛壯不正之女也然上有九二最近于巳九二有堅剛之德能制物之動令初六若能繫之而不躁求妄動正一而不遷則得其吉也然初繫于二本非其正然姤遇之時人无常親有賢者則可以附合不顧正應而繫之也故初六若能專一守正以繫于二則可以獲吉矣有攸往見凶者初六既不能順從于九四之正應而繫于九二則當專一守正可以獲安若苟有所往而妄動則是凶之道也羸豕孚蹢躅

者羸豕牝豕也淫壯之甚者也蹢躅躁動之貌言初六既以一陰而上承于五陽又不能專一守正躁動而欲有所往是若羸豕淫躁之甚者也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者夫陰柔之體不能自立必牽繫于剛明之人乃可也今初六以陰而繫于九二之陽是陰道之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曰魚陰物也謂初六也夫姤遇之時君臣上下貴

賤尊卑各以正道交相際接然後事克濟矣今初六之陰來附于己非己所召己得初六之陰如庖廚之有魚然无咎者初之應本在四而已擅之是有咎也以初之來非己所召近而相得可以无咎也不利賓者夫饗賓當以其正今九二所得之魚非其正也初本九四之民今附于己是擅有他人之民擅有他人之民而與人是義之所不可也故象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義曰夫姤遇之時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皆得其遇然後有所濟矣今九三上无所應下无所繫是不得相遇之道也然姤之時下之君子欲上進而已當其路又乘九二之剛必見所傷而不得其安行故曰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者言九三雖為下之所傷而以陽居陽所履得正處非有妄若能常自危厲而周防警戒則咎亦无大矣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者言九三

不能牽連衆陽而獨當上進之路所以次且而不安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義曰魚亦謂初也夫姤之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淫壯甚矣然初六旣以躁妄之情與二相得而失四之應是猶二庖有魚而四反无之也起凶者夫姤遇之時必得天下臣民然後有所輔助而動作不失其正也今九四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上卦之下雖有初六

之正應而反為九二之所繫則是君无其臣國无其民動而有凶也故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今九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助之人也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者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初為九四之民而繫于二九四不得有之是遠于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義曰杞者杞梓之材木之秀者也言此一爻有剛明之才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為姤之主而不遇其應雖有衆陽在下來助于已然在下者各固其位但如延蔓相纏終无所益是猶杞秀之材雖甚盛茂而為瓜之延蔓纏繞之適足為美材之累含章有隕自天者以已有剛明之才居至尊之位而下无賢明之輔是以終日之間焦心勞思以求天下之賢蓋自念有倡而无和有令而无從有仁義不能施於天下有禮

樂不能宣布于四方于是但含蓄章美之德以待天下之賢是以盡其至誠不舍其命以求天下之賢言天若隕墜我之命則已若天未隕墜其命則我求之不已天必生賢明之臣以為已之輔佐為已之應援故曰有隕自天明九五求臣之切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者按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彼以其為臣之道言其在下而含蓄章美之德待其君而後發此云含章君之道也九五居中正之位亦含蓄

章美之德而无中正之臣以輔己而宣發之故守其中正之位待其得賢而後已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者言此九五之君求賢之切若天不隕墜我之命則我之志不舍其求賢之命矣故古之高宗諒闇三年其惟不言恭默思道至於夢寐之間孜孜求賢以得傅說置之為相又周之世宗以朝廷左右雖有百官而无中正之臣故孜孜求賢以得王朴任之為臣以建太平之策以此見自古聖人治天下求賢之心乾

乾不已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義曰角者物之最上窮極之處也按此上九居一卦之極在无位之地當姤之時上无所遇下无所應如至于角窮盡而无所容也吝无咎者以其居窮極无位之地上无所容是自取鄙吝又何咎于人哉故曰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者言上九不能自量其時而進至于角是窮吝之道也

周易口義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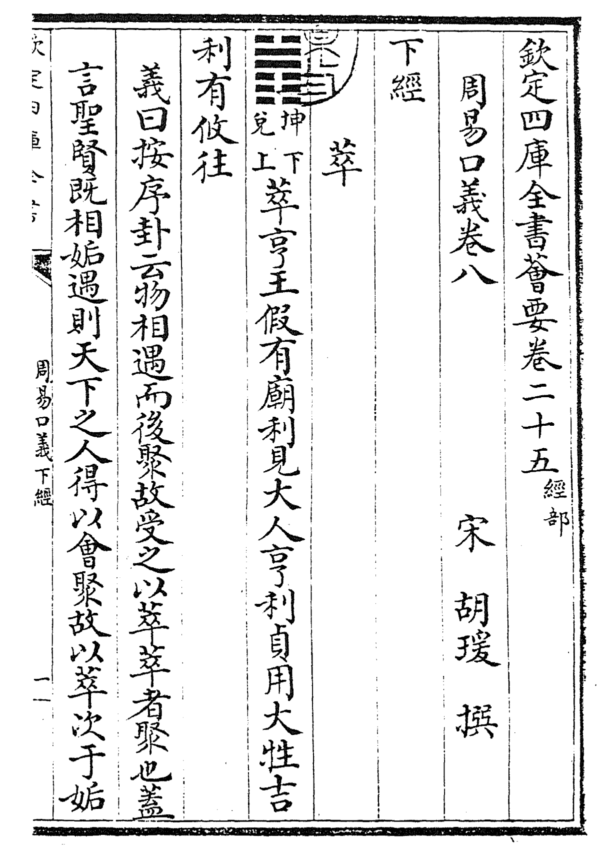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口義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周易口義卷八　　宋　胡瑗　撰

下經

萃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蓋言聖賢既相姤遇則天下之人得以會聚故以萃次于姤

也然萃所以得亨者蓋君臣相遇民物和會當此之時其道得以大通其志得以上行故萃亨者此也王假有廟者廟貌也言聚先祖之神故謂之廟何則夫人之生則精神萃之于身及其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于此時也孝子慈孫雖有求見之志而不能見其容貌雖有虔奉之心而不得為之奉養是故聖人觀萃之卦假其萃聚之道設為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于其間以奉四時之祭以盡孝子之心而施敎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當此萃聚之時皆

知尊事其祖先也故萃聚之道莫大于此利見大人亨者夫小民蚩蚩不能自立是必得大有才德之人以仁義之道生成之然後得其所亨今萃聚之世民物和會故當利見大有才德之人然後民得以亨通矣利貞者君之所以得民民之所以從君必須利在于正道苟居上者不以正道而治之則民始雖衆多而聚終亦離叛矣是萃之道所利者惟在于正用大牲吉者夫君之所有天下者蓋由功業被于民而為

天之所眷祐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則為人上者撫有萃聚之世皆由天所付與之也故王者當此萬物萃聚之世必用其碩大之牲為之享祀以答天所貺之命故得其吉也利有攸往者萃聚之世君臣會聚天下和同故聖賢君子必當往而康濟之使天下大得其亨通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萃訓即聚也言天下君臣民物會聚之時也順以說者此就二體以言之下坤為順上兌為說是聖人在上能以仁義之道順民之欲說民之心使羣民亦以順說而相合也剛中而應故聚也者此指九五六二而言蓋五以剛德居中為萃之主下應六二柔正之臣是君臣之間倡而和令而行同德而治者也夫既順而說又剛而中有此四德之備然後天下之

民因得而聚矣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者言王者假立廟貌以聚先祖之精神以修四時之祭以盡孝子之心而示教于天下使皆能明享親之禮也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者言當此萃聚之時必須得大有才德之人以正道治之則天下可得而久大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者夫君者天之所以命也故代天理物以仁義之道生成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受其賜而會聚于時則王者用大牲之禮答天之意以

順承天之所命也然利有攸往而言順天命者夫王者既代天理物則必往而康濟之所以順上天付與之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此廣明萃聚之義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在下及其隂陽相交萬物發生而萃聚此天地聚會之情也至于昆蟲草木亦各從其類故繫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令此若臣民物各相萃聚之世聖人觀此萃聚之道則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狀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義曰上兌為澤下坤為地澤者水之所聚今澤處地之上是萃聚之義也除去也言君子之人當此萃聚之世民既和說海内晏然于是之時不可復用其兵是必韜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也故昔者武王翦商之後載櫜弓矢倒載干戈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謂除去戎器者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萃聚之世民已和會

然不可不有所備蓋事久則弊隆極必替故聖人于是時亦常因民之隙訓習師旅以為國備而戒不虞至如堯舜商周之時可謂極治矣然猶立司馬司徒司空司寇之職以訓習兵戎以是觀之雖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時亦當戒于不虞此乃聖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義曰孚信也按此初六居萃聚之世上應于九四是以始初則以至信相待欲相萃聚然而六三以不正之身居其間上无其應又最比于四遂招誣謗之言以間于己是以初雖始有誠信以待于四今既為小人之所間則初六誠信之心不得其終也乃亂乃萃者謂六三既為間于初六不得與四相從是以初六心志必為惑亂也故曰乃亂然且當萃聚之世是上下皆相求萃聚之際初雖心志惑亂終得其萃故曰

乃萃若號一握為笑者號謂號咷也一握謂掌握之間至淺末者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然此初雖與四為正應然為六三小人之所間厠于其間以疎隔于初使不得與四萃聚故始則有號咷之怨然四雖為三之所間隔于已而本與初為應故亦不至于深久雖初始則號咷然終得與四為之萃聚而有懽笑也勿恤往无咎者夫君子為小人之所疾害小人為君子之所決去此理之常也今

初為六三小人之踈間于己為之讒謗然君子之心何必憂恤但執其正道以至誠公直而行往求于四之應則必无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義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是君子凡所進用必須有道待上之聘求然後往則得盡進身之道也今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

五中正之君然亦必待其君援引于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乃利用禴者孚信也禴薄祭也夫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然後其道可以大行也今當萃聚之時君臣之間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若夫君臣之間誠信未著心志未通而欲其道之大行則孔子所謂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者也蓋君臣相應則道可大行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者言六二之所以待君之見引而後進者蓋守中正之道而不變不為富貴貧賤之所移待求而進是志未有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義曰如語辭也六三以陰居陽位不正也居下卦之上不中也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于萃聚之世上无其應而欲親比于四然四本與初為正應是以不納于

已既不見納是以嗟咨怨望復何所利哉往无咎小吝者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成萃聚然後事有所成今此六三雖无正應而四又不見納然當是萃聚之時捨其四之陽以類求類則往而應于上六亦免其咎然小有鄙吝者蓋上六亦陰以陰求陰所以小吝而已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者言六三捨九四而往應于上必无咎也何則蓋上六以陰爻在上陰為巽順必下接于已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義曰萃聚之世衆陰皆欲萃于君而四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不中不正而當衆陰之路是必有擅民之疑奪權之嫌故須内抱剛明之德外盡忠順之道使其事為大吉然後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義曰萃聚之世天下之民皆遇聚歸于上令五有剛

明之才居至尊之位當是時下有九四不正之臣據
羣陰歸已之路而固塞之是使衆民皆歸于四而不
歸于五故五所存者位與號耳无咎者以五雖有權
臣在下侵權奪勢然本有剛明之才中正之德但其
道不得以大行亦可以自得无咎也匪孚元永貞悔
亡者言五雖有侵權之臣而使已之威賞號令不行
于天下而不為天下之所信茍能自守永長貞正之
德无私无陂久而不變則可以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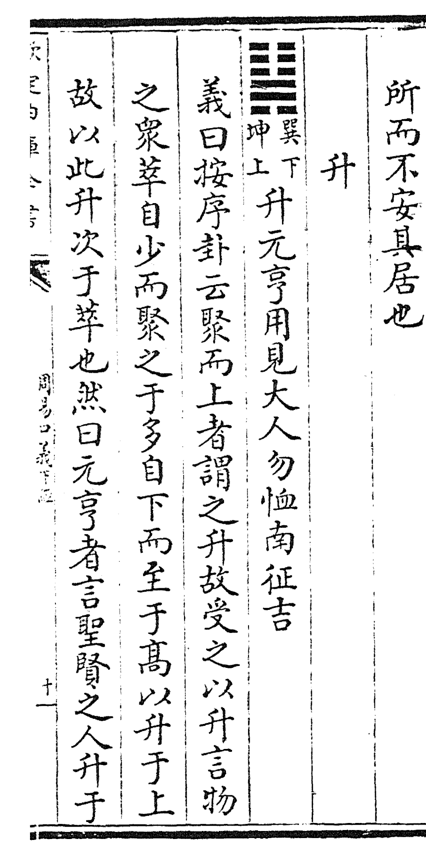
未光也者言五雖有其位而其道不得以大行而教化號令不能以及于天下不為天下之所信是其志未甚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義曰齎咨者嗟嘆之貌出自目曰涕出自鼻曰洟上六居卦之極上進无所往引退无所適當萃之時而又下无其應是以嗟嘆而涕洟以求其萃聚也然則得无咎者蓋六三以不正之身在下卦之上亦无其

應是以與上以類求類此所以无咎也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者言上六所以齎咨涕洟者以不得其所而不安其居也

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義曰按序卦云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言物之衆萃自少而聚之于多自下而至于高以升于上故以此升次于萃也然曰元亨者言聖賢之人升于

上位必須有元大始生之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又有大亨之德以通濟天下之事然後得盡所以升上之道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夫君子之升進雖有是大生大通之德然不可了然而獨往必須用見大有才德之人以依附之然後升其高位而不至于危可以永保其禄位復何有所憂恤哉南征吉者按此一卦上坤坤爲西南之卦下巽巽爲東南之卦上下皆是南方之位故曰南征夫聖賢之人居升進之時必附

麗南方離明之主又取其往就南方長養寛平之地以生成天下則所行之道无不通濟故可以獲其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義曰柔以時升者此釋卦名之義也巽在下坤在上二卦之體皆主柔順而又三陰在上得時而進亦猶賢人君子執柔順之道以其時之可進而進是得其

升進之義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者此又以二體兼九二六五以釋元亨之義下體巽也上體順也剛中九二也應謂六五也夫君子必不可全任巽順之德若全任之則失于懦是必内有剛明之才外有柔順之行使剛不過亢柔不至懦而所為所行之事皆得其中正然而外既有柔順之德内有剛明之才苟或上无其應則亦不可得而升進故今又應于六五中正之君是當此之時君子皆得其升進之道

以元大始生之德通濟于天下是以大亨也南征吉志行也者言君子之進既附麗其大人又即其南方生養寛平之地以生成于天下是所立之志所行之道皆得以大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義曰坤為地巽為木夫木之生資于地始自芽蘖至把握積久以至合抱是升進之象也君子觀此象執柔順之德常積善道不矜細行以日繼月以月繼時

以時繼歲至終身久而不變積小善以至大善由小賢以至大賢由大賢以至于聖皆從微而至著由小以至大故曰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義曰允信也率從之稱也夫升進之時君子所志在于乘時以升進于其位而行其道也今初居巽之體處升進之始雖无其應然于九二同心合志以進于位為衆賢之先倡故賢人君子皆信而率從之以進

于上君子之人既得升進則其道得以行其志得以伸其澤可以福于生靈其功業可以被于天下故吉之大者此也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者初六當升進之時為升進之始雖上无應然與九二中正之賢合志而進使衆人亦率從于已而升進故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義曰孚由中之信也禴春之薄祭也九二以剛陽之德處下卦之中而體居其巽是其剛不過亢柔不至

弱執大中巽順而升者也而又上應六五之君以柔順而接納于已是升而得其時得其道者也以至于所行之道所為之事无不合于中夫君既以柔順而接納于下則下得盡其由中之信至誠之道以事其君若然以至信至誠而事其君則不假外物不須外貌而君自然信任矣亦若誠信立于中雖薄禴之祭亦可以通于鬼神也左傳所謂苟有明信雖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

水可以薦于鬼神可以羞于王公是也无咎者九二以至誠之道奉于君而君任信之則是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以此為臣何咎之有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者夫君臣相信以成天下之事以立太平之功是有喜慶之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履正者也而又有上六以為之應進不為小人之所阻礙退不為時之所凝滯而上

六又為之引道上下相順无有疑間以是而升于君子之位若升虛邑然復何所疑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義曰王即文王也岐山文王所治之地也夫升進之道貴于柔順今此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上比于六五是進得其位者也然比于六五柔弱之君又下乘衆陽剛強之臣六四執柔順之道率其剛強之臣

以事其君故有文王之象昔商紂在上文王爲西伯治于岐山之邑當此之時文王有聖人之才无聖人之位而以仁義之道生成其一國至如耕者九一罪人不孥仕者世禄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發政施仁必先于窮民是以岐山之民皆得亨通故歸者如歸父母當是之際文王升進之道愈盛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吉无咎者文王以仁義居人臣之位升進之道固已盛矣天下之心固已歸矣如是則幾于侵

君之權擅君之民苟不以柔順之節奉于上則臣子之分虧而凶咎必至矣故文王能盡臣子之道執柔順之節率天下之民以服事于紂故得吉而无咎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者言文王治岐山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且盡率其民以服事于紂不失臣子柔順之道是至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義曰階是尊者所居之地六五以陰居陽本失其正

者也然升進之道貴于柔順今六五有柔順之道居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者也而又下有九二剛明中正之臣為之輔佐然所為之事患在于不正若能守之以正則可以獲吉而當至尊之位也象曰大得志也者若能守至正以居其位而治天下之民使皆受其賜則已之志大有所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義曰冥者冥昧也夫升進之道至于五位大中之極

也惟聖賢之人則不為情所遷不為情所誘進退存亡皆得其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止則止今此上六其性冥冥然无所知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升而不已過于至尊之位失其大中之道而至于亢極故曰冥升也利于不息之貞者息長息也言雖冥昧不知其已以至于上若能知升而可以已知進而可以退謙虛消損不務長息以正自守則猶可獲其吉也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者言上

六既不違存亡之幾以至于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困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義曰按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言升進之道不可過極過極則窮困從而至矣至如天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過亢之悔地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龍戰之災以天地之道至大尚有困極況于人乎以人

事言之是君子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時其道不能行于天下而身至于窮困故曰困然得亨者言君子之道身雖困窮而道自亨何則夫君子之人以仁義道徳充積于中不為窮達富貴患難以動其心是身雖處困而其道自得以亨通故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之謂也貞大人吉无咎者貞正也言小人居窮困之時憂愁廹蹙姦邪竊亂无所不至則其為禍也不可勝道矣惟君子處于

窮困則能以聖賢之道自為之樂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為法則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无咎矣有言不信者夫聖賢之人居得其位行得其道不令而民自信不言而民自從其勢固然也至于窮困之時不得其位不能行其道雖有言可以為天下法而終不見信于人亦勢然也何則夫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是君子當窮困之時豈能以言語見信于小人哉故孔子聖人也孟子賢人也困于衰周之時

雖歷聘于諸國人皆謂之迂濶是有言而人終不見信之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義曰剛揜也者此釋困卦之義也坎為陽兌為隂陽為剛君子之象隂為柔小人之象夫剛體本居于上柔體本居于下猶君子居上位以治于下小人居下位以奉于上今困之卦陽居下隂居上是剛為柔所

揜君子為小人所蔽困之象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者此以二體言之下坎為險上兌為說言君子雖居窮困險難之時而能以聖人之道自說樂之則處險而不改其說是于困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非君子孰能與于此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者即九二九五也言二五皆有剛明之德而又得其中是大有賢德之人也故君子居此困窮之時必當持正此大有德之人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者

君子當是窮困之際道不得行言不見信茍尚口頰徒益至于窮困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義曰兊為澤坎為水夫水本聚于澤上而浸潤萬物今水反在澤下是萬物不被其潤澤猶君子之人所以居大位而澤天下之民今反在困窮之地是其道不及于天下此困之象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命謂天之所命也致謂極盡之義言君子有仁義之道蘊

諸其身固當居大位處重權施其事業于天下以澤
萬民則宜矣今居于窮困之間使其道不得以行是
事非已招咎非已致匪人力所為蓋天命之使然也
然而君子之心自達于性命之理不以困躓易其操
不以貧賤變其節恬然自樂以遂其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歳不覿象曰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義曰臀者最處卑下之物也株木者枯老朽槁之木

初六居困之始在陂險之下其體陰柔不能自濟雖上有九四為之應然為二所間隔又有六三上无其應下比于四初以三專侵已之正應是以已欲上進而不得又最在于下是猶困于枯槁之木更无生長繁盛之意也入于幽谷者初既居窮困之下不能自濟進不得已之應如入于幽暗深谷之中而无所明顯也三歲不覿者此爻窮困已甚雖有四之正應而為二三之所間使不得進而又在于下體難于上進

至于三歲之間亦未得與四相見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者初最居下如困于幽暗深谷之中无所明顯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義曰凡居窮困之時必有剛明之才然後能濟于世今九二以剛陽之質處下卦之中有剛明之德是能自濟者也既有剛明之德而能自濟則衆皆歸之歸

之者衆則所奉者厚故困于酒食饜飫之象也朱紱方來者朱紱天子之服天子純朱紱方將也言九二既有剛明之才大中之德為衆人所歸則天子必委任之既委任之則降體貌以禮之厚恩命以尊寵之是天子寵命將至故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者凡易中言享祀之類皆謂以至誠上通於神明九二既為衆人所歸又為天子所任則必能進其至誠率天下之人以奉于上如享祀之時竭誠以通于神明也征

凶无咎者以此九二其勢已尊其權已重其寵已隆人臣之分盡于此矣若不知止而復求其進凶禍必至矣夫凶禍之來皆已所招非他人所致復何咎于人哉此亦戒之之意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者言九二有剛明之德居得其位而為天子所任得行其道于天下而有喜慶之事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義曰石者堅碩之物也蒺蔾者草之有刺者也大凡居困之際必有剛明中正之德乃能自濟今此六三以陰柔之質處于陽位是履不得其正過于六二是行不得其中以不中不正之身妄據崇高之位上无其應當困之時上進則有九四之剛陽以隔塞其路故曰困于石下而欲守其位則乘于九二之剛夫九二以中正之才為已所乘陵則反害于已故曰據于蒺蔾是進退皆不得其安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者言三以柔順不正之質進既不得行道退又不獲所安上又无正應以為已輔是其窮困至極則雖至親之人尚不可得而見之是猶入其宮而不見其妻此凶之道也故先聖亦繫此爻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者言六三所以據于蒺藜者蓋乘九二之剛也不祥者祥善也以不見其妻而罹其凶是豈為祥善者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義曰徐徐者舒緩不敢决進也金者堅剛之物車者至剛載物而行者也謂九二也按此九四爻以陽居陰居非其位當困之時與初為正應然九二在下上无其應欲其比之固塞已路使不得以相會遇是以九四不可决然而行但徐徐然舒緩而圖之也吝鄙吝也以已有正應而為二所固塞是鄙吝之道也有

終者九四既履非其正為二之所間隔然當困之時上下相求雖為二所隔而初六本與已為應但緩而圖之則初六終與已為之應也象曰來徐徐志在下者徐徐而來蓋本與初為正應是志在于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者以陽居陰不當位者也然初六之陰本已之正應既為正應雖見隔于九二亦終有相與之道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義曰劓者割鼻之刑也刖者斷足之刑也赤紱者諸侯之服也按毛詩車攻篇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是言諸侯來朝用此赤紱也此五所以言劓刖困于赤紱者言五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為困之主困之極者也夫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當寛其慈惠以仁義之道居巳以下于人則人皆樂而歸之今不能寛其慈惠反以剛壯之道刑罰之威以服其人使民畏而從之

欲天下諸侯皆從于己然後以威力服之非心服也故人必不從反為諸侯之所困也乃徐有說者言九五本居得其中又履得其正雖始失于威暴而為人所不從若能徐徐緩而圖之施德布惠則人必感悅而從矣然亦利用祭祀者言九五緩而圖之以有感悅之道必須盡其至誠以接天下猶祭祀之時盡其至誠以通于鬼神也然二云利用享祀五云利用祭祀者蓋至誠至信其禮則一但九二人臣之位九五

人君之位居君臣之分尊卑之差豈可无别故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也象曰劓刖志未得也者言五專尚劓刖威服于人而人心將不樂從故其志未有所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者言五所以緩而圖之有感悅之道者由已居得其中行得其直故也利用祭祀受福也者九五若能盡其至誠以接于下猶祭祀以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

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義曰葛藟者蔓生之縢臲卼者不安之地也言上以柔弱之質下无其應居于卦外極困之地不能自濟是以困于纏繞不得所安困之甚者也曰者思謀之辭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上六既處極困則思謀其身處度其事動必有悔吝既動而有悔必當冒難而往以求其變通不顧險難決然而往則可獲其吉矣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者上六居困極之地非所

當居而已居之所以有纏繞之困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者上六既居難中不可不動必冒難而行則獲其吉也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義曰按序卦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蓋言君子之人升進不已則必至于窮困既困于上則必

反而歸于下此井所以次于困也改邑不改井者邑者都邑人民之所聚居也井者是居其地而不可遷改也夫都邑民所居也則可以遷井之為德則不可遷夫邑之名猶君子之身井之義猶君子之德君子之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君子之道則不可為富貴貧賤生死所加損无喪无得者夫井之淵源終日汲之而不為之喪失雖終歲不汲亦不至于盈滿猶君子積其德于身至于用與不用乃君民之

幸與不幸耳于君子之身何所損益哉往來井井者井所以汲水濟于時也往者取其井來者亦取其井往來之人莫不資其養蒙其利也猶君子之德所居之處遠邇之人皆受其賜以至鰥寡孤獨昆蟲草木无不被其澤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者汔猶幾也將至之謂也繘者汲水之綆也羸者綰絆之謂瓶者汲水之器凡井之有濟人之功今水將至而綆未出于井則羸其瓶而傾覆之其澤不能及于人凶之

道也猶君子以道德仁義正身履行本欲以濟衆也必須致于有位使其澤及于民物則功必有成也而反有至中道而自傾覆其德則澤反不能施天下亦凶之道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義曰此先以二體明井之義也坎為水巽為木又為入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

夫井泉源之所聚往者來者皆取以為養而无有窮盡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者言都邑之人居可以遷井者掘地為之不可以遷猶君子身可以窮達德不可以移易若是惟二五能之二五以剛中之德則不為富貴貧賤生死之所移其德至造次顛沛之間未始變其道如井之不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者言水汔至而綆未出于井其功未濟于人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者所汲之綆既未出于井而又羸

綰其瓶以傾覆其水如君子不能濟人而又傾敗其仁義中道而止是凶道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義曰巽為木坎為水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以濟于人有井之象君子法此井象以勞來安恤其民而勸相之勸者舉天下之賢才黜天下之不肖興庠序之教化施禮樂之道以勸天下之人使皆知遷善而遠罪也相助也謂勸農輕徭薄歛節儉國用所以助其

生也既勞以安之又勸相以助其生是以仁義之道被于民得井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義曰泥者水之滓穢也初六以陰柔之質滓穢沈滯居一卦之下上无其應其功不能及于上是井之滓穢沈滯至于為人之所不食也舊井者久廢之井也禽者至賤之物也久廢滓穢沈滯雖至賤之禽猶不

向之則人不食可知矣以人事言之猶人不能脩潔其己不能日新其德不務升進而自處于卑下之位為人所不與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者下謂處于卑下功不及于物也時舍者蓋利不被于人故為時人之所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義曰谷者谿谷也鮒即鮒魚也積穢之所生甕者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濟于物今九二處下

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比于初猶谿之水下注射于積穢之物又如甕之敝敗其水下漏是皆言其功不能上濟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有仁義之術可以濟于天下為生民之福而潛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務升進以行其道其澤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與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義曰渫者清潔之貌言九三以陽爻居陽履得其正有剛明之才而在下體如井之清潔而不為人之所食亦若君子有仁義之術不為時君之所用惻者憂惻也言君子所憂者非憂其一身貧賤憂其君不堯舜憂其民不仁壽故其中心惻然蓋以其道德仁義不見用于上其澤不能及于天下也且井之清潔可用取汲而濟于物君子有道德可以升進而濟天下之民然所患者上无明君以察己之道德若王者有

至聖聰明之資能察已之道德以升進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于堯舜躋民于仁壽則君臣上下罔不頼其德而受其福慶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行者所行之道也蓋君子有致君經世之才令反不用則智謀不補于君膏澤不下于民故所以憂惻其道不行于時也受福者是君子必求明王以務升進于上使其道大行于天下則天下之人皆受其福慶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義曰甃者以砌累而脩補者也按此一爻以隂居隂處得其正能自脩飾使其泉源清潔為人所食亦猶君子脩潔其行有仁義之道可以濟于天下然位不得中尚未汲以濟于人是君子雖未見用亦可自守其正而獲无咎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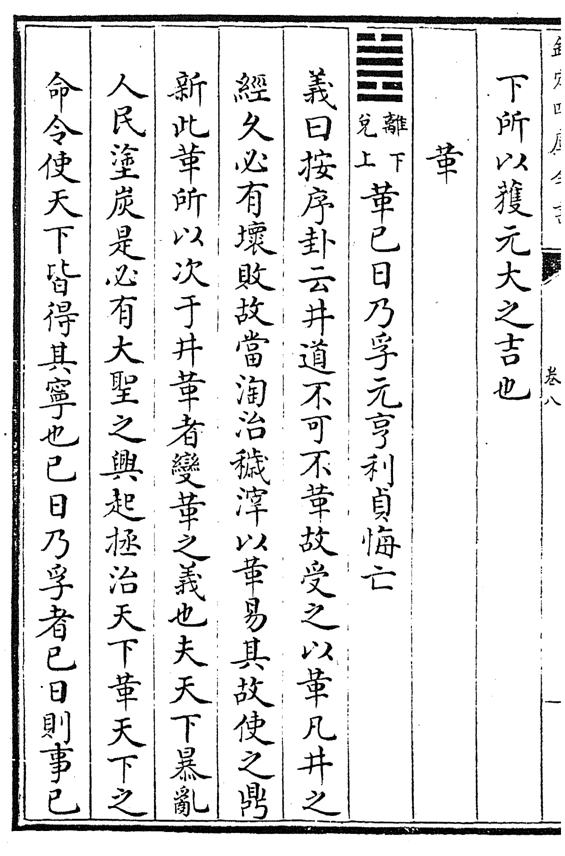
義曰洌者清潔之貌按此一爻以陽居陽處得其正

以剛居中清潔其行是猶井之有寒泉清潔不撓為時人所汲而食之以人事言之是聖賢之人居至尊之位有剛明中正之德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可以生成天下之民以至往者來者皆得而濟之也故若井洌寒泉為時人之所共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義曰收者物之收成也幕者蓋幕也夫井之道以汲上濟人為功今上六以陰居陰而處一卦之上井道

之大成者也猶賢人君子脩仁緼義沛然發施天下而福蒼生是君子之道大成也勿幕者上六井道既成則當使天下之人往者來者汲之以得濟養故不可獨擅其利而蓋幕之也亦猶君子徳行既成則當發施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賜故不可遁于山林而獨善其身亦不可吝嗇所為而不施發也有孚元吉者夫井道大成則天下得汲其惠君子道成則天下得受其賜故為天下之人所信既能取信于天



下所以獲元大之吉也

革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義曰按序卦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凡井之經久必有壞敗故當淘治穢滓以革易其故使之鼎新此革所以次于井革者變革之義也夫天下暴亂人民塗炭是必有大聖之興起拯治天下革天下之命令使天下皆得其寧也已日乃孚者已日則事已

成之日孚信也夫愚民知久陷于塗炭雖聖人興起亦未知聖人之所為猶恐未免于難故須聖人丁寧誥戒使民審知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制作禮樂一新民之耳目使天下之人皆出孚信于上故即日不孚至于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者元亨利貞天地生成之四德在聖人為仁義禮智言聖人為革之道至難必有是仁義禮智之四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然後合德于天地而可以无悔吝之道苟于四

德有所不備則將自取悔吝者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義曰水火相息者息滅也下離為火上兑為澤夫水本積于澤中火本炎上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水遇火而消火遇水而滅是水火之性自然相息滅也二女

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者此因二體以言之離為中女兌為少女言女子之生雖同其居其志各有適人之道是其志自然不相得革之義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者夫民性之愚久處暴虐雖聖人興起以仁義之道生成之始皆出于塗炭然民尚未信聖人故當已事之日乃新更制作改變號令使決然无疑皆相信而從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者文明離象也說兌象也大亨以正四德畧舉之也言

聖人既變暴亂之事于天下遂以文章光明之道感悅于民又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以為革之道拯天下之難興天下之治皆順于道而當其理故其悔乃亡也天地革而四時成者此以下廣明革之義也夫天地之道寒暑相易陰陽相蕩故四時順其序而成其歲功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夫桀紂之時天下暴亂民墜塗炭湯武憫生靈不獲其所于是興師振旅放桀伐紂以革其弊上以順于天下以應于

民此湯武興治補獘救民于水火為王者能濟事之大者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夫革變之時是則革故從新除苛解擾一新民之耳目以變時之號令拯天下塗炭之民而納之安泰之域其道至大其事至深非大有聖德之人則不可為故先聖所以重嘆之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義曰水火之性不相得故有革之象也君子觀此革易之象以治其歷而明其時蓋天地之大不可以形

究是故君子因為之歷數以推測其妙用究極其躔次考步其隂陽寒暑日月星辰風雨晦明以察天時之早晚以觀四時之代謝所以明示于天下使天下之四民因其時而興功業皆不失其早晚此王者治國之大法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義曰鞏者固也黄者中也牛者至順之物也夫革之道不可驟有所為必須以仁義之道漸被于民以大

中之道固結于下使民心信確順從于已然後可以大有為而行變革之事也今此初九居卦之始在革之初故不可驟然有所為是必先以大中之道至順之德以固于民使民固信于已順而從之然後可以為其改革更變之事也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者凡革之道必須德澤被于民已日然後可以革之也民固即日而未孚可遽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順而結之未可大有所為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義曰初九在革之始不可驟然有所為是必先以大中之道固信于民使民信之然後為變革之事今此六二以陰居陰處得其中又得其正而又處離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變革于民民既信之所以得為革之事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征行也言二既居離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革變于民夫以是而行則得其吉又何咎之有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者

夫以離明之中行大中之道以變革于天下而民悉信之是所行皆嘉美之事而得其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義曰今觀此爻經文有所倒錯止依此文以觧之則義无所當蓋當先云革言三就有孚後則曰征凶貞厲何以明之按此九三以陽居陽處得其正又在下卦之上處離明之極蓋離為火火性炎上上是兌兌

為澤為水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所以得變革之象也今九三既處離明之極體性炎上時為革道故上之三爻必須從而成就之其順從皆有誠實也猶聖人以離明之道變革所為除去天下之暴為衆人之所信從征凶貞厲者言九三既能革變其民天下之民既信而順不可更有所征行但守至正之道則可以盡變革之義也若復有所往必罹其凶而于正道言之是有危厲者也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者之即

往也天下之民既已革而順從當是時也復何所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義曰九四居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陽居陰非居剛亢而又在上卦之下當悅順之體下承于火火性炎上而九四能承其炎而變革前政之非故得悔亡也夫九四既非其正然則水火之際居變革之間能承此命以仁改暴以治易亂盡其至誠之心以改革

其前非是以獲吉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者言九四在澤之初居于水火之際而居非其正若能盡其至誠承此改革之命令變其已往之非信志而行无疑忌之心則獲其吉也可知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義曰大人者即大有才德之人也虎者攫搏之物而威稜可畏又有文采顯明著于外者也九五以陽居陽處得其位在上卦之中履其至尊爲變革之主又

有剛明之才以革去天下之暴亂以聳新天下之號令新民視聽威德兼行為天下之所信遠近皆畏而革其非僻之心能使朝廷之間君臣上下皆有肅雍文章光明之美以發于外猶虎之有文采炳然著于外又有威稜使皆威信之是若非大德大才之人則曷致于此未占有孚者言九五以大中之道威信于天下以革去當時之獘亂使民信而從之不待占筮而自信矣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者言聖人革去

天下之弊使朝廷君臣上下皆有文采又使遠者近者望而畏之如虎之文炳然而盛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義曰夫為革之道必須以孚信固結于民故九五之文為革之先倡以革變其天下之暴亂有才有位文章顯著而又可畏也今上六體是陰爻過于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極履非首倡又承水火變革

之終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則當盡其至正之道以輔從于九五則得為革之義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則能輔于五亦能同為變革于天下雖使文章光顯亦不及于五不可謂之虎變但謂豹變而已言其變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稜次于虎者也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則能豹變以小人居之則必包藏狠戾之心但飾其外文柔順其道以從于上故曰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極過

于九五蓋在臣民之位當輔從于君不可更有所往若以臣民而行則必有猜疑之禍是有凶之道也苟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則得其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者言君子居此位輔從于五共為變革雖有文采但不及于虎止可如豹文之蔚然亦著見于外也順以從君者言小人但變革其外貌以順從于上而已

鼎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義曰按序卦云革物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變生為熟革故取新之謂也言聖賢之人凡欲革天下之弊亂必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禮樂以新天下之視聽故必法制齊明得其盡善盡美然後獲元大之吉其道是以亨通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

義曰鼎者鑄金所為而有法象者也以木巽火亨飪者此因二體以解鼎卦之象下巽巽為風上離離為火以木以風而入于火故有亨飪之象此鼎之用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以下廣明鼎卦之義言鼎之所以用者由木入火而成也故聖人亨之可以享祀于上帝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言聖人大亨以養天下之賢使賢聖盡得其養然此所以言大亨者以天

下之大四海之廣非一聖一賢之所能致又非一耳
一目之所能察故聖人分其爵禄大其優寵以廣求
天下之聖賢使皆得已之養為養之大莫大于此故
曰大亨巽而耳目聰明者言聖人既盡養天下之賢
又當以巽順之道下接之是以天下之賢者皆樂其
所養盡其謀慮竭其忠信以輔于君以共成其政故
得其天下之耳為已耳天下之目為已目以成已之
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者此指

六五而言也夫五以柔順之道進而居至尊之位又在上體之中是所為之事得其中而又下應九二剛明之臣是聖賢相得君臣相會故能鼎新制作革去獘亂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大通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義曰凝成也言君子之人觀此木火亨飪之象凡欲鼎新法令革民獘亂以新天下耳目者必先正其至尊之位定其尊卑之分以凝成其命令而新其法制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義曰夫陽以生物為實隂以剥物為虚鼎之為器上虚而下實者也初六以隂柔之質而處一卦之下是鼎器反上實而下虚也既上實而下虚遂至鼎顛趾也利出否者夫否者否惡不善之物也鼎雖顛趾然利于出否去穢以納新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夫妾者至賤者也以至賤而為尊者之配升于貴位而為

正室所以反得无咎者以其有子故也有子何也以其子能荷先祖之業承宗廟之重故得无咎則公羊所謂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者此其義也其意若君子承獘亂之後思欲鼎新天下之事其所為雖有小害然利于覆去否穢建立新法以新天下之耳目終立天下之大功所以得其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者夫鼎雖顛覆然能覆去否穢以納其新是其道未至于悖逆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夫既以顛出否穢以納其

新又以妾爲室而无咎以子之貴故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義曰九二以剛陽之質處鼎之中是鼎有實物之象也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隳官之謗矣仇即謂五也疾謂三與四也言二雖應于五然以三四間隔其路使其君不

得以他職事即加于已故已既得盡其才以事于上而无隳官之咎所以獲吉蓋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增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故也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者言人才有大小若才不甚大而加其煩任重職則必有凶敗之至故宜慎其所之不可妄其所行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者言我之仇雖為二陽所間而不能復加事于已則我終免曠官之尤悔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

耳革失其義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自實也居下卦之上有耳之象也夫鼎之耳虛之所以容鉉也今革易其常道以實其耳不能受鉉者也鉉而不受鼎斯不舉矣是其行之所以窒塞也夫鼎而不舉行而窒塞雖有雉膏甘美之食焉得而食哉若君子之人以剛亢自處不能容受天下之賢故其行所以窒塞也夫既不能容受天下之賢雖天下有善謨善慮亦不可得而用矣方

雨虧悔終吉者夫雨者陰陽相和而然也若能改革

前非去其剛亢上以交于君下以來于賢則得虧損

其悔而終獲其吉矣象曰鼎耳革失其義者言鼎必

虛耳以待鉉而舉之今以陽居陽而自實是失其為

鼎耳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義曰九四居上卦之下鼎足之象也餗者鼎之美實

渥者沾濡之貌夫鼎足所以上承于鼎以受其美實

令九四以陽居陰居非其位不正者也以不正之質是不能上承于鼎斷折其足傾覆公家之美實不惟傾覆美實而又有沾濡其形體之凶若人臣智小德薄而切近于君當人主大任荷國家重責則必曠敗其職而傾覆公家之事不獨傾覆公家之事而又有刑戮及身受汚辱之禍凶之道也象曰覆公餗信如何者言禍及身信无可奈何也故先聖特繫此文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

不勝其任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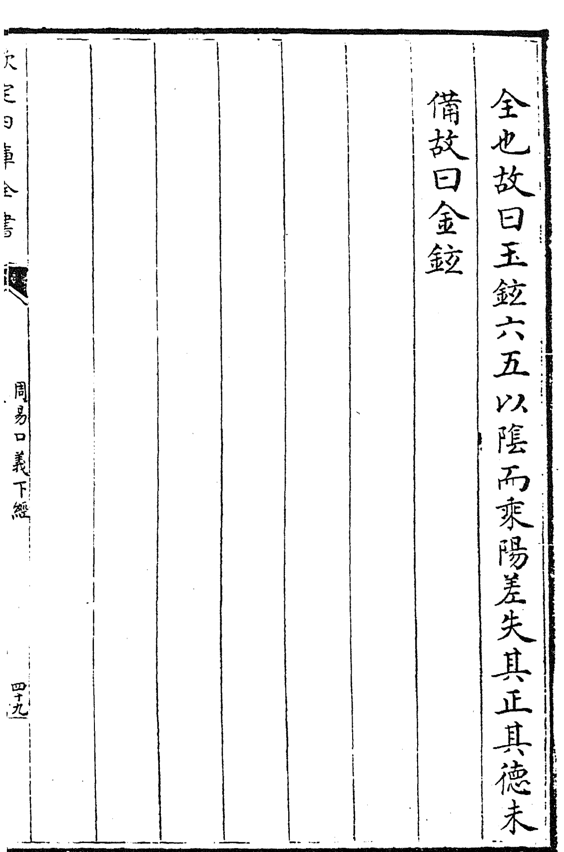
義曰黄者中之象金者至剛之物鉉所以貫鼎耳而舉之謂九二也言六五以隂柔之質居大中之位能謙虚以下接于九二之剛猶鼎虚其耳以待其鉉而舉故令得金鉉貫其中而舉之以成鼎之道也以人事言之則是君虚謙而不自高亢下接于天下賢明之臣使下之賢相率而歸以輔于已利貞者以六五

雖有大中之道以下接于臣然以隂居陽履非其正而九二以陽居隂亦非其正也以不正之道相親比則不能无悔故聖人于此深戒之言利在其至正之道然後可以獲其吉也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者言五以隂柔之質本非其實而能虛中以納物行大中之道以為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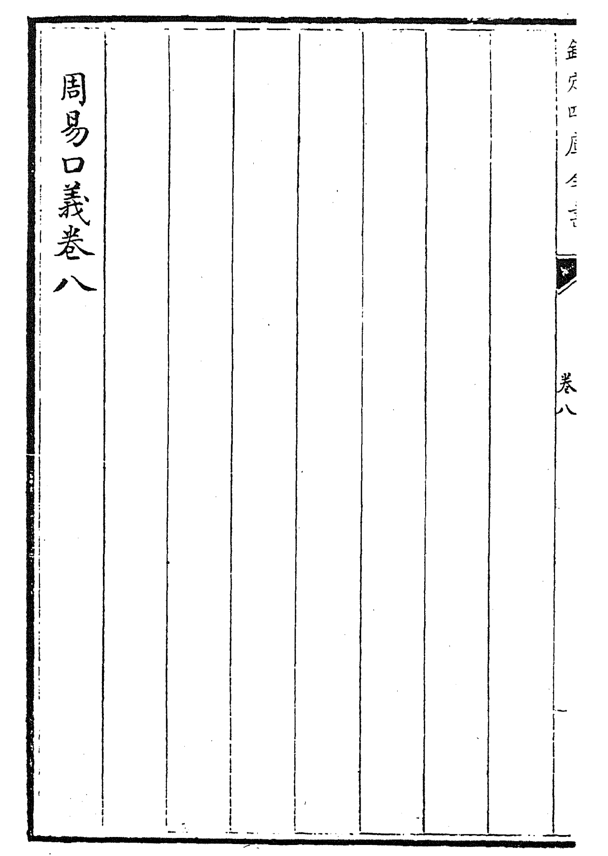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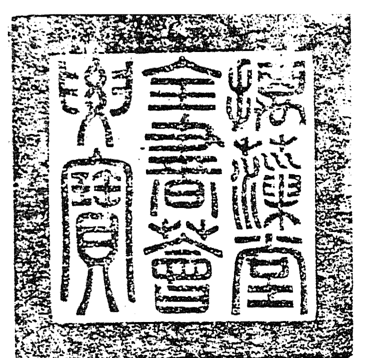
義曰玉者有堅剛之質而其色温潤上九以陽居一

卦之上處鼎道之成衆爻皆履剛而此一爻獨履六五之柔是剛柔相濟而有玉鉉舉鼎之象以人事言之是為人臣者有剛柔之德致君于堯舜三代之治成太平之化故能獲其大吉而无所不利也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者上九以剛陽之爻履六五柔順之質剛而不至于暴柔而不至于懦故所以致君于无為皆剛柔得其中節者也然六五言金鉉而上九言玉鉉者夫玉之性剛柔全也上九體陽而履柔剛柔



全也故曰玉鉉六五以陰而乘陽差失其正其德未備故曰金鉉


周易口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